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2008-2009

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Collection of Theses on
Myth in Literature

2009

從契、后稷的感生神話看背後的男性思想

Lai Yee CHUNG

Hiu Man PU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n_proj_4

Recommended Citation

鍾麗儀、潘曉文 (2009)。從契、后稷的感生神話看背後的男性思想。輯於《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8-2009》(頁71-82)。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4/6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Collection of Theses on Myth in Literatur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2008-2009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從契、后稷的感生神話看背後的男性思想

鍾麗儀 潘曉文

一、導言

所謂感生，正是「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感生神話的出現，反映了上古人類對懷孕生育的無知。商代以前，母親的角色明顯，地位一直都很牢固，形成一個母系社會。可惜，這只是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其後三千年，父系社會一直主宰著中國的社會、文化和生活。故此，藉從契、后稷以至韓國朱蒙的感生神話討論，嘗試從中窺探男性思想如何在感生神話中嶄露頭角，以至後來男權的提升和發展。

二、感生神話的定義

據袁珂所言：「神話傳說中某個民族始祖的誕生，總是不平凡的。在只知道先妣，不知先祖的原始母系氏族社會，人們爲了要解釋其各族所從來，只好托爲神話，將父性的一方推之於動物、植物用至自然現象。這叫做『感天而生』，神話也就被命名爲『感生神話』」¹⁹¹。因此，感生神話又稱「貞節受孕神話」，它是一種關於人類始祖誕生的神話類型，一般情節結構是未婚女子因接觸、感應、吞食或意念涉及到某物而受孕，然後誕下人類的始祖。¹⁹²

三、感生神話出現的原因

由於上古人類對懷孕生育的現象毫不了解，因此他們認爲口服可致懷孕¹⁹³，或懷孕是與天象、自然等有所關連，故出現了口服型和感天象型的感生神話。此外，古人崇拜圖騰動物，於是大量感動物而生的神話亦開始出現。如伏

¹⁹¹ 袁珂：《中國神話通論》，（成都：巴蜀書社，1998），頁 19。

¹⁹² 郭敬宇：〈中國遠古感生神話探析〉，《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9 卷第 2 期。

¹⁹³ 鄭振鐸：《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 135。

羲、黃帝、炎帝是感龍而生、契感鳥而生。除漢族以外，匈奴也有女子與狼、畚族與盤瓠等與動物有關的感生神話。

加上，母系社會沒落與父權社會興起也是感生神話出現的原因之一。父權社會希望透過剝奪女性生育之功，減低女性於社會的地位，以提升男性影響力，因此產生出女性感男性象徵物而懷孕的神話。而感生神話中亦創造了始祖或統治者的異稟形象，神話至此亦成爲了政治工具的一部分。

四、感生神話的種類

中國的感生神話，誕生模式一般可分爲四類：感動物、植物、天象和大迹而生。

在上古時代，人類對懷孕生育沒有概念，日常接觸物主要是動植物，因而出現不少有關感動物而生的神話。鳥是其中一種感生帝王的動物，如契的神話。而感龍而生則如炎帝，《史記·補三皇本紀》載：「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此外還有堯、伏羲等例子。

除動物而外，亦有神話有關感植物而生。以禹感薏苡爲例。據《論衡·奇怪》所載：「禹母吞薏苡而生禹。」薏是植物的一種，禹的母親因吃薏而生下禹，可見禹因其母感植物而生。

社會進步以後，開始出現了利用天象或自然現象的感生模式，如感星、感雷、感虹等。如黃帝感大電而生。據《史記正義》載：「黃帝...母曰附寶，之祈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皇帝。」電爲天象的一種，黃帝母見「大電」而生黃帝，可見其是感天象而生。

除天象以外，亦有感大迹而生的例子，后稷和伏羲皆是。伏羲的出生在《太平御覽》卷七八《詩含神霧》中提到：「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

五、契、后稷神話中的男性思想

在父系社會確立之前，上古人類是生活在母系社會中。《列子·湯問》中曾述「男女雜遊，不媒不聘」，可見當時男女交往間沒有禮教的規範，也沒有婚姻的觀念。因此當時流行「無偶婚」，又稱「亂婚」，即與族內人士交合。或與族外的雜交，即「群婚」。而當時人對生育沒有認識，只知母而不知父，只能確立子女與母親的關係，故產生了母系氏族、母系家庭。然而，透過分析契與后稷的神話，縱使神話中沒有明顯的父親形象，但男性的象徵卻處處皆見。這恰好反映了從母系社會至父系社會的過渡，男性思想漸漸抬頭的情況。

1. 感生物的象徵

首先，契的感生媒介其實已是一種男性象徵。《詩經·商頌·玄鳥》中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在《史記》和《列女傳》中，契都是因母簡狄誤吞玄鳥卵而出生。在《說文解字》中：「燕，玄鳥也。籥口，布翅，枝鳥，象形。」玄鳥即燕子，象徵生育。春分時候，燕子會築巢生子，因此商人以為燕子來臨便是繁殖的好日子。於是，男女來到郊野之地，舉行求子祭祀，所孕之子，謂之「玄鳥所生」，其實是男女交合的結果。郭沫若認為：「無論是鳳或燕子，我相信這傳說是生殖器的象徵，鳥直到現在都是生殖器的別名，卵是睪丸的別名。」¹⁹⁴因此，鳥，特別是玄鳥，實為一種男性生育的暗示。趙國華亦言：「從表象來看，鳥（特別是其能夠伸縮低昂的頭頸部）可狀男根之形，鳥生卵，男根亦有卵（睪丸）……相比之下，鳥不僅生卵，而且數目更多。因之，遠古先民遂將鳥作為男根的象徵，實行崇拜，以祈求生殖繁盛。」¹⁹⁵可見，鳥的頭頸碩長，被類比成陽物，鳥卵則像睪丸之形。而鳥亦可能作為一種男性的圖騰崇拜，而成為感生神話中的感生物。

此外，后稷的感生物分別是《詩經·大雅·生民》中的「履帝武敏」和《史記》中的「巨人迹」。「帝」，即天帝，亦被認為是上帝、大人或神人，而「武敏」則指足印上的大拇指。「履帝武敏」一句，有「踐踏上帝足印」之意。天帝形象本身就是父權的範式，因「帝武敏」而懷孕，是以彰顯男性生育之

¹⁹⁴ 李遠國：〈彩陶與原始初民的性崇拜〉，《中華博物》，專題395，2007。

¹⁹⁵ 趙國華：《生殖崇拜文化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257。

功。至於「巨人迹」，孫作雲認為是即熊掌致胎之意，皆因熊是周的圖騰¹⁹⁶。另一學者龔維英則認為大龜鱉是周的圖騰¹⁹⁷，故此「巨人」實指大龜鱉。然而，無論「巨人迹」指的是上帝、巨熊或龜鱉，都被視為男性的象徵，用以強調男性生育的能力。

從契和后稷的感生神話，可見中華民族的始祖母都是因感男性之物或男神之跡才懷孕。縱然父親或男性的形象比較模糊，但他們的影子或象徵物卻比比皆是，男性思想可從這些感生神話中反映出來。

2. 懷孕嫉妒，強化父親形象

古時，男性對於女性明顯的生育能力，感到既害怕又妒忌。基於這種心理因素，形成與「陽具嫉妒」相反的「懷孕嫉妒」，甚至可從中西不少文學、文化中反映出來。在西方的希臘神話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同父異母兄弟狄俄尼索斯在母親身體中發育了六個月時，其母親因敢於目睹宙斯以神形顯現而死去。父親宙斯便將孩子從母腹中取出，並縫在自己的髀肉裡直至胎兒發育成熟。這種舉動證明宙斯嚮往女性懷孕生育的過程，甚至渴望嘗試懷孕的滋味。在中國則有「產翁制」¹⁹⁸。丈夫為了否定妻子的生育能力，並證明分娩和養育孩子是男人們的事。於是，當妻子一朝分娩後，他們便把妻子趕到田裡勞動，自己卻躺在床上休息和照顧孩子，做起「產翁」的角色。可見男性對女性生育的能力感到不滿和嫉妒，故與女性爭奪生育權，以提升父親形象，並可從感生神話中反映出來。

契和后稷，以至於其他感生神話，都是安排女性受男性象徵或男神的推動而生育。由此可以推論，基於男性那不能目視的生育能力，故而對女性明顯的懷孕現象產生嫉妒。為了肯定父親的角色，感生神話便強調女性乃是靠男性之力才能使始祖降生，女性只處於一個被動的角色。把感生物如「玄鳥」、「卵」、足迹作為男性象徵，代表男性擁有控制婦女生育的能力。沒有男根的力量，女性只不過是無米之炊、無本之木。男性成了生育中的主宰者，居了生

¹⁹⁶ 劉疏慶：《圖騰神話與中國傳統人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 223。

¹⁹⁷ 龔維英：〈周族先民圖騰崇拜考辨——兼說黃帝族、夏族的圖騰信仰〉，《人文雜誌》，1983。

¹⁹⁸ 王丹：〈我們從何處來——「父親」身份之確認新論〉，《學術交流》，2008年05期。

育人類的首功。另一方面，神聖的始祖母親簡狄、姜嫄成爲男性的妃妾，顯示男權思想已加諸至女性身上。「男女雜遊」的情況已不復再，女性開始成爲男性的附屬品。

從《詩經》到《史記》看父親母親角色的變化：

		《詩經》	《史記》
父親	契	玄鳥	帝嚳
	后稷	(天)帝	
母親	契	簡狄	簡狄，娥氏女，帝嚳次妃
	后稷	姜嫄	姜嫄，邰氏女，帝嚳元妃

在契和后稷的感生神話中，從早期的《詩經》到後期的《史記》，父親的形象也不斷提升。契的出生在《詩經》中記述爲「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其父親可謂是玄鳥。到《史記》時，雖然同爲感卵而生，但其母簡狄爲「帝嚳次妃」，即其現實裡的父親是帝嚳。同樣的，后稷的父親在《詩經》中爲天帝，到了《史記》的時候，母親姜嫄是「帝嚳元妃」，因此后稷的父親亦變成帝嚳。原因除了「懷孕嫉妒」外，也由於人們不能接受帝王有母無父的傳統模式。故在感生神話中加以修正，令受到圖騰或天神感應而生的始祖，在其神奇的出生中，亦同時存在著一個現實裡的父親。由此可見古人已開始建立「合法的父親」角色，進一步強化和肯定父親的形象，確立父系社會的形成。

3. 感天而生，強調男尊思想

感生神話中出生的人全爲男性。但他們並不是普通的男孩，而是會成爲一族之祖、英雄或聖人。如契佐禹治水有功，舜嘉許契道：「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下令契掌管禮教，並「封于商，賜姓子氏」，後契更被尊爲商人的始祖。而后稷則爲農師，教導人民耕種之功，奠下農業社會的基礎。舜大力嘉許之外，更封后稷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尊爲周人的始祖。契和后稷二人同樣感天而生，被尊爲民族始祖，以突顯其出生與常人不同，表現了君權天授、天命所指的觀念。通過男性始祖的誕生，受到後世人所崇拜和稱頌。藉以大力提倡男尊思想，使男性地位提升，強

調男性創造歷史的功勞。

從這些生男不生女的感生神話中，可以看到男性思想正一步一步的提升，並處處彰顯男性生育之功。由母系社會過渡至父系社會，最後感生神話成爲了父權社會下的產物。

六、契、后稷、朱蒙的文本比較

除中國以外，韓國亦透過感生神話的形式道出始祖的由來。朱蒙就是韓國感生神話的主角。

朱蒙的神話有眾多版本，歸納其故事內容大致如下：柳花受日影照射懷孕，生下一卵。該卵爲天帝之子解慕漱和河伯之女柳花所出。夫餘王將卵丟棄，但該卵得到動物的保護。夫餘王試圖剖開卵，失敗後重新還給柳花。柳花將卵置於暖處，生一子，取名「朱蒙」。朱蒙擅長射箭和養馬。爲躲避扶餘君臣的謀害，朱蒙逃往南方。在魚鼈的幫助下，渡過大江。朱蒙最後建立高句麗。

1. 出現次序

雖然朱蒙、契、后稷神話最早出現時不可考，但從三者建立的政權先後，或多或少可看出三個神話形成的先後次序。

據《三國史記》和《三國遺史》載：朱蒙所建立的高句麗政權，由公元前37年成立。亦有學者認爲高句麗早於公元前2世紀成立。「高句麗」作爲一個公元前113年的地理名詞就出現在《漢書》中。而《舊唐書》則記載，唐太宗認爲高句麗有900年歷史。¹⁹⁹

相比朱蒙神話，契的誕生，最早見於商人後裔周代宋人歌頌其祖先的頌詩《商頌》的《玄鳥》篇與《長髮》篇，契又作「偃」或「鹵」，也寫作

¹⁹⁹ 佚名：〈高句麗〉，載《維基百科》網頁：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B%98%E5%8F%A5%E4%B8%BD&variant=zh-tw>，瀏覽日期：2009年2月23日。

「高」。其後《楚辭》、《呂氏春秋》、《史記》、《烈女傳》、《尚書中侯》和《古史考》等也收錄了這篇神話。²⁰⁰而商的政權於公元前16世紀建立，至公元前11世紀滅亡。²⁰¹

周政權則分「西周」（前11世紀中期—前771年）與「東周」（前770年—前256年）兩個時期。²⁰²始祖后稷的神話分別見於《詩經》、《天問》、《山海經》和《史記》。²⁰³

從以上三個政權建立的先後時期：商、周、高句麗和歷史經典的先後，可見三則神話的次序應為：契、后稷和朱蒙。

2. 父權再提升

據李麗秋指出：「關於這三個始祖神話最初的記錄中，都沒有關於父親的記錄，只有母親出現，後來才又增添了父親這個形象。」²⁰⁴比較契、后稷和朱蒙的感生神話，公元前十七世紀的契神話和公元前十一世紀的后稷神話，基本沒有提起父親，只是說始祖的母親是帝嚳²⁰⁵的妻子，契之生母簡狄為帝嚳之次妃，而后稷之母姜嫄為帝嚳之正妃。到了朱蒙的時候，其父親為天帝之子——解慕漱，母親為河伯之女。而朱蒙母曾嘗試「避日」不果而生下朱蒙，可見女性反抗不了男性而無可避免地懷孕，是男權強化的進一步證據。以朱蒙的例

²⁰⁰ 同前註，頁39。

²⁰¹ 佚名：〈商朝〉，載《維基百科》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5%86%E6%9C%9D&variant=zh-tw>，瀏覽日期：2009年2月23日。

²⁰² 同前註。

²⁰³ 李麗秋：〈中韓始祖神話比較研究—以契神話、後稷神話和朱蒙神話為中心〉，《當代韓國·文化研究》，2006年冬季號，頁39。

²⁰⁴ 同前註。

²⁰⁵ 契與後稷的父親是一個人，即帝嚳。帝嚳本來是天神，也是東方的上帝帝俊，其實帝嚳和帝俊是同一個人物。據說他一生下來就自稱自己的名字是「俊」，「俊」本是一種鳥頭猴身的怪物。鳥是太陽的象徵，因此鳥頭暗示著帝嚳是太陽神。據《史記》記載，他是黃帝的曾孫，可知他屬於黃帝集團。帝嚳還精通音樂，令人做了很多樂曲，令鳳凰跳舞，並與五色鳥為友。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五色鳥就是鳳凰，被視為一種神聖的動物。與鳳凰相交，並令之起舞，這可以視為天帝神聖性的表現。

李麗秋：〈中韓始祖神話比較研究—以契神話、後稷神話和朱蒙神話為中心〉，《當代韓國·文化研究》，2006年冬季號，頁48、58。

子加上契、后稷的神話，可見始祖父親的地位日益提升，母親的角色反漸遜色。正如袁珂所言，這反映了從母系氏族社會過渡到父系氏族社會的過程。

3. 男性考驗，天命所歸

除了契的出生的情節較為簡單之外，后稷和朱蒙出生後均出現重重波折。后稷方面，因其母姜嫄以為后稷乃不祥之物，而幾遭遺棄。後來，幸得動物保護，才得以生存，顯現出天意。朱蒙的情況亦與后稷相似，在他未成人前，曾被夫餘王遺棄，幸得動物照顧才不致暴屍荒野。

高揚認為，后稷的「三棄三收」是一種「積極的圖騰考驗儀式（Totem Ordeal Rite）」²⁰⁶。《詩經·大雅·生民》詩敘寫后稷的第一場考驗儀式：「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法國人Bason 介紹：「（……）許多部落認為牛是所崇奉的圖騰。例如有一種風俗：當小孩初生時，便放在牛群經過的路上，藉以征驗此小孩之是否有利於部族，如此小孩被牛踐踏過了，則必弄死他，因為這是表明部族的祖先不許這小孩加入部族。」²⁰⁷《詩經》雖多處以牛羊並舉，但后稷之母姜嫄所屬的羌族以羊為圖騰，可見羌嫄置后稷於隘巷是為了考驗后稷是否有利於部族。

后稷第二場考驗儀式為：「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詩經·毛傳》載：「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為人所收取之」。依蕭兵說，平林亦非一般森林，亦神林墾地，供人四時祭祀。有學者認為，后稷第二場考驗之山林為其母踏迹之地。將后稷抱到山林中氏族或部落最神秘的禁地裡，目的是舉行有關誕生的過渡儀式。

第三場考驗儀式：「置之寒冰」是依據一種文化觀擇優而棄的功利性做法，這有如斯巴達人的對初生嬰兒體質的考驗和磨煉：「如果孩子是不健康和畸形的，他們就把他丟到一個所謂亞波息泰（*apothetae*，棄嬰場）的地方去……」。因為他們確信，從最初起就在健壯方面有著天然缺陷的生命，是既無利於他自己又無利於國家。由此可見，將后稷「置之寒冰」亦是考驗其對民

²⁰⁶ 高揚：〈詩經·大雅·生民〉的文化人類學破譯—關於「棄子說」質疑的重新界說〉，《貴州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總第56期）。

²⁰⁷ Bason著，胡愈之譯：《圖騰主義》，（開明書店，1930），頁30。

族（圖騰）是否有利。

至於朱蒙，夫餘王曾前後棄他於犬和豬，但豬狗不吃；棄其於路，牛馬避之；棄他於野，飛鳥以羽毛蓋之。這些考驗都像后稷一樣，似乎在審視朱蒙是否有利部族，他是否有優秀的條件生於部族。后稷和朱蒙幾遭遺棄以後，他們都能建立新政權，建立當時新式的父系社會。遺棄似乎是誕生神子必須通過的禮儀，以考驗「神子」是否適合圖騰，他們是否天命所歸，是否建立部族的人選。

正如李麗秋認為：「后稷神話與朱蒙神話中出現的『棄子』情節都是爲了說明一個民族建國始祖的神聖性，誕生是神子最初所必經的通過儀禮，神子必須從出生開始即接受最初的考驗，通過考驗之後，才能成爲統治一個民族的神聖存在……」²⁰⁸。王孝廉亦認爲棄子神話是一種磨煉儀式的考驗：「希約來神話，日本神話以及中國和韓國的棄子神話，都是爲了說明一個民族的建國始祖的神聖性而成立的，誕生是神子最初所必經的通過儀禮，神子必須從出生開始即接受最初的試。」²⁰⁹

其實，無論在中國或是其他民族，也有關於棄子的圖騰考驗儀式。它反映了人類早期的社會文化習俗。《千面英雄》的作者坎貝爾（J·Campbell）曾以棄子英雄薩爾貢（Sargon）爲例，認爲提供世界神話傳說裏面目依稀的英雄出生事蹟的模式（Pattern）或母題（motif），包括變相的處女生子、其父是神的暗示、嬰兒被棄在水濱、由種植者（或動物）收養嬰兒被棄者等，被棄者最後都能成爲偉人，他們實爲天神所愛。²¹⁰

《詩經》、《史記》等文獻記載的棄或后稷也是中國或世界最典型的英雄棄子情節之一，是圖騰考驗儀式的一種，是人類早期文化原型的外化和表達。后稷已不同昔日商始祖契簡單的故事，后稷的感生神話除描述了感跡而生的獨特過程，還寫了他「三棄三收」的「儀式性」行爲。及後韓國的朱蒙故事更爲複雜，他除了是感日照而生外，還具備其天神之孫的身份和其母水神的能力，

²⁰⁸ 同前註，頁39。

²⁰⁹ 王孝廉：《神話與小說：朱蒙神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6），頁150。

²¹⁰ Joseph Campbell：《The masks of God :Occidental : Mythology》（《天神的假面具－西洋神話學》）。NY：Viking Press，1964，pp.73。

更可以使魚鼈搭起橋，讓他過河避開夫餘的追兵。

透過以上三則神話，可見：通過考驗的始祖，才能建立或統治一個民族；始祖乃天命所歸，獲各界照顧，朱蒙更自稱為「日子」和「河伯外孫」。始祖擁有不同的能力，後期的始祖能力更漸漸提升。最初契只能當起輔助角色，助禹治水，掌管禮教。及後的后稷有獨自的能力，擅長和教導坊間農民種植農作物。最後期的朱蒙更具備多項才能，包括：擅長射箭和養馬，甚至能使魚鼈搭橋，逃避夫餘追兵、呼風喚雨，攻打沸流國。這都反映當時看重男性能力，並以感生神話和考驗加強男權之神化，以男性為主要的思想亦開始成為社會上的主宰。

七、結論

感生神話的出現，顯示了古代人對生育懷孕存在誤解，亦恰好反映出當時流行的雜婚制度。透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商始祖契開始，人們意識到「父親」的存在。從這些生男不生女、追憶男性始祖的感生神話，加上陽物的象徵和男尊的提倡，可以看到男性思想的抬升，並處處彰顯男性生育之功，女性生育的能力淪為一種「工具」。後期的感生神話更藉此表現帝王的神聖和能力，成為政治工具。男性思想的出現令母系社會崩潰，致使父系社會更一直影響至今。

參考書目：

1. 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北京：中華書局，1960。
2. 白川靜：《中國神話》，台北：長安出版社，1983。
3. 鄭振鐸：《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 趙國華：《生殖崇拜文化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5. 宋兆麟：《生育神與性巫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6. 佛洛伊德著，楊庸譯：《Totem and Taboo 圖騰與禁忌》，台北：志文出版社，1995再版。
7. 袁珂：《中國神話通論》，成都：巴蜀書社，1998。
8. 劉疏慶：《圖騰神話與中國傳統人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9. 王德保：《神話的意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參考期刊：

1. 龔維英：〈周族先民圖騰崇拜考辨—兼說黃帝族、夏族的圖騰信仰尊〉，《人文雜誌》，1983。
2. 蒙梓：〈中國的感生神話〉，《學術研究》，1996年第6期。
3. 高揚：〈詩經·大雅·生民〉的文化人類學破譯—關於「棄子說」質疑的重新界說〉，《貴州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總第56期）。
4. 姜韞霞：〈從性別角度看始祖誕生的感生神話〉，《江淮論壇》，2004年04期。
5. 李麗秋：〈中韓始祖神話比較研究—以契神話、后稷神話和朱蒙神話為中心〉，《當代韓國文化研究》，2006年冬季號。
6. 李遠國：〈彩陶與原始初民的性崇拜尊〉，《中華博物》，專題395，2007。
7. 王小塊：〈「玄鳥生商」所反映的婚姻狀況分析〉，《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08期。
8. 郭敬宇：〈中國遠古感生神話探析〉，《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9卷第2期。王丹：〈我們從何處來—「父親」身份之確認新論尊〉，《學術交流》，2008年05期。

附錄：原文補充

契	<p>1. 《詩經·商頌·玄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p> <p>2. 《史記·殷本紀》 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墜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p>
后稷	<p>1. 《詩經·大雅·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宰鳳，載生載育，時維后稷。</p> <p>2. 《史記·周本紀》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為棄。</p> <p>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後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後稷，別姓姬氏。後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p>
朱蒙	<p>1. 《魏書·列子第八十八》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余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于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眾鳥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余，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上魚鱉並浮，為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鱉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納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為氏焉。</p>